

《𠄎(同)物流形》「𠄎物」一辭的釋讀與釋名

陳耀森

前言

本文是筆者對《上博七·𠄎(同)物流形》其內涵思想一些研究的開場篇。文題原出於撰寫中論《易》長文其中的一篇附論。(餘分別為：「《大一生水》“君子知此之謂〔知道，知道之謂聖〕”說」，「論清華簡《保訓》的中」，「論“大衍之數”非五十五」)今獨特闢出成此新篇，想先和大家研究關於《𠄎(同)物流形》和《大一生水》的一些樞要問題。

一、「𠄎」(上凡下口)字宜讀為「同」

王連成先生在《上博七·同物流形》：開篇釋義 中有謂：「從字形來看，釋“𠄎”為“同”毫無異議，關鍵在於釋義。」〔1〕

有關學界對「𠄎」字的讀法，據顧史考先生的一項綜述(恕筆者貪方便)，竹簡整理者曹錦炎先生是視之為「凡」字繁構；復旦讀書會則因於《周易·彖傳·乾》有「品物流形」一句而逕讀為「品」。而王連成先生又認為此乃「𠄎」字，說「同」之本義「是古人鑄造銅鐘所用的模具」，「戈」旁則是其鑄造成品之一，整個字在此「表示『鑄造』的含義」。對於王說，顧氏謂若依循王的思路，則將「𠄎」讀為「范/範」可能更佳。固因這同樣具有道理，但「範物流形」或「範物流型」的讀法，極其形象，很有說明價值。不過顧氏覺得王說仍有欠通達處，而復旦「品物」與「凡物」的差別又不大，「凡物」一辭亦見於文獻，故仍照原釋文認為「即『凡』字」讀為「凡」。〔2〕

對於目前學者多傾向於「凡」的讀法，本文的態度是有所保留。因認為這釋讀難以切要跟進文義。而「品物」的說法亦然。「𠄎」字則嫌走了偏鋒。愚見是，「𠄎」簡單說即今的「同」字，此處不宜視作「凡」的繁構。

「同物」在此佚簡中是涵具廣、狹兩義：一指同為物，共為物；一指同一物類，例如開篇的「𠄎(同)物流形，奚得而成」，轉到第2簡中的「民人流形，奚得而生」，就可作點明的顯例。所以簡文最後說：「大之以知天下，小之以治邦。」首與尾，成了隱而顯的呼應。

命題「同物流形」的「同物」，若然被派生為整體性的「凡物」，便僅屬「同為物」這「品物」的基層面，也即《管子》所說「凡萬物陰陽」這「物生有兩」的同層次，未能進而涵蓋更高的層義，把人中的君子提升到「人有中曰參」(《逸周書·武順》)這知所講重「慎其獨」的思想層面和品別上去。

屈原《天問》開篇即問：「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」又問：「陰陽三合，何本何化？」這就昭顯了人的思想價值，屬萬物之靈的層次。

所以《管子·樞言》曰：「凡萬物陰陽，兩生而參視（參視意指不但看到中道，同時能以中道視物），〔3〕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。」

而「同物」一詞所具的廣、狹兩義，也可讓我們看到身為萬物之靈的人，在天地之間萬物之中，是如何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。

不過若單從《同》文開篇的「同物流形，奚得而成」這兩句話，是看不出「同物」與「凡物」有何不同。除非看下去：「流形成體，奚得而不死？」「流形成體，奚失而死？」則簡文的三個中心思想：「一」、「五」、「吾」，在此陰陽對顯之間所起的暗湧，「同物」一詞中所透出那種得生為人的自貴與自惜之感覺，如孔子所說的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，而要建立人之道，對人格得有要求，以及對人文精神的嚮往與期待，已然是呼之欲出！

事實此篇簡文雖以發問開篇，卻不設問之曰，也沒依文例即用上「聞之曰」；反而把這落點選在同是物而最終能成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處，用「有聞而說之」的方式，取《左傳》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：「吾聞之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。能者養之以福，不能者敗以取禍」這話，而設立第一個「聞之曰」；這分明有意點出，「同物」一詞義，既可用指一眾物類，例如「品物」；也可用指同一物類，例如人之有吾我有吾類、我類，物之有其類其事等；於是物與物事之在百物中，經於人又可另賦出新的生命和意義。而這也就是簡文所說的「大之以知天下」。所以簡文開篇於「同物流形，奚得而成」下，緊跟着又發問說：「流形成體，奚得而不死？」這是隱指正因為有了人，就有「谷神不死」（老子語），就知百物如何得以不死（第25簡：「百物不死如月」）。而谷神，就關乎數符五字中那最具原始形態的X，〔4〕乃出於「天降五度」。其「質始」是特具「左右之情」而「見端」，終則能「有情有信」而「見獨」「見（現）本分」成「五正」，得「配天」成為中正法度者！（釋義見本文《續篇》）

《同物流形》思維的要緒在「本末」問題上，是天本人末。而人的務本要在「察一」、「尚一」於天，而非「為一」（見《鶡冠子·兵政》）徒變為其一。那是「執中無權」，既易促成性惡，又容易流為以一貫之的「執一」，終極成為孟子所狠批的：「所惡執一者，為其賊道也，舉一而廢百也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。這便是聖人的知天道。所以孔子說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」。《荀子·天論》則稱「從天而頌之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」，謂「錯人而思天（荀子就因此批評莊子『蔽於天而不知人』），則失萬物之情」，並強調聖人此一體悟為：「唯聖人為不求知天」。因由人左右手各五指的形態，已可察知不中不正也是自於天道。因此郭店簡《尊德義》有謂：「察者出（『察』字從李零先生讀），所以知己。知己所以知人；知人所以知命，知命而後知道，知道而後知行。」《鶡冠子·兵政》則說：「若達物生者，五尚一也。」

（按：這「一」乃指中正。此中正上天是以天地表。天地的由中道生物又以人能知和最足表。聖王更是心之使身，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左右兩手顯出指疊能呈陰陽交衡之狀而成中正以表。《周

《易》爻以六二、九五表，卦則是用 乾 仰上 坤 俯下這取象於 X 之「五正」的《泰》卦以表。

《詩·曹風·鳴鳩》以「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」表。老子以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下根」表。孔子以「言五之道一以貫之」的「中庸」表。子思於《中庸》及竹簡《五行》以「君子慎其獨也」表。孟子於 盡心上 以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」及「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。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」這與老子一樣，同是取象於數符 X 之「五正」以表。莊子在 逍遙遊 則先取「齊諧」之名，再用「諧之言」虛以為實，舉涵三之數以表徵 乾 卦象數，復以九與六之用作為用九用六，合十五成為三五之齊諧，形成五的居於正中，乃以中正表。而顯然有受荀學影響的《同物流形》，則以「一生兩，兩生三，三生四，四成結」表。集先秦諸子思想大成的荀子，於 儒效 篇的言「曷謂中」，則始見以「禮義」表；並因於思孟言五行的序列為仁義禮智聖，禮居中，乃復變易「五行」之序成仁智義禮聖，順之以民受天地之中，有義而生，便同樣可形成中正是經禮義表。而因上述的中正之道有顯有隱，故荀子的言中正亦見有顯有隱。其於 勸學 便用「故君子居必擇鄉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」此數語以表。《鶡冠子·天權》有云：「制以五行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，營軍陳，士不失其宜。五度既正，無事不舉。」鄉與土有關；士之不失其宜即謂得其義，則行事自是《荀子·正名》所稱的「正利而為謂之事，正義而為謂之行」。所以《荀子·儒效》說：「君子隱而顯，微而明，辭讓而勝。《詩》曰：『鶴鳴于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是以《同物流形》的核心主題特重「內聖」的產生。而主脈思想之一的「五」字，姑勿論它的雛形 X（一左一右兩筆呈交叉狀，關乎簡文之所謂「近之可見」者）最初是如何產生，但終有既明且哲的聖人，能於它源遠流長的流形中，發現了哲理的天地，領悟出中正，進而明悟道立於一（《說文》：「惟初大極，道立於一」）。於是聖人不但「知『道』」，並在數符五的一些異體和變體的形象上（甲骨文、金文和數字卦中可得見），讀出了甚麼是偏倚和過與不及這等不中不正，而知所守道，「允執厥中」。這是因聖人能「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」，知人皆有十根指頭，長短不一，有過有不及；指掌內外又同呈陰而帶陽，陽而帶陰之象。而左右五指，既有正直居中可顯領導地位的（《鶡冠子·世兵》：「指天之指，與神同方。」）「指天」意謂中指的詣天），也有居中而見偏倚不正的；又有些生得正直但非居五之中位，亦有既不中又偏歪扶不正的。凡此法度，皆有天意。故聖人「是興神物以前民用」（《易·繫辭上》）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。而聖人既能「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」（《易·繫辭下》），由是亦道出了「道」與「器」之間其形上與形下這關係的密切。

故《莊子·天下》的稱「《易》以道陰陽」，這陰陽之義，相信還包括顯隱幽明之道（《大戴禮記·曾子天圓》：「明者，吐氣者也，是故外景。幽者，含氣者也，是故內景」），亦《易·繫辭下》所稱的「君子知微知彰」，「微顯闡幽」是也。

故《同物流形》開篇的不設聞而有問，例如：「既本〔5〕既根，奚後之奚先？（謂陽既有其本，陰因亦有根，陰是如何後起生出？又如何得以『陰陽』之名而稱先？）」當是表聖人能「聞而知之」，知天道者也。而所設問則喻出人類思想領域的得以開拓，知識的躍進，皆源於有聖者智者之知。

二. 「同物流形」句義的探析

「同物流形，奚得而成？」這話用語體表達，就是說同為物（大至普天下之物，小至萬物中一物類），氣變流化成形，是怎得形成的？

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流，化也。」〔6〕而本文把「流形」解作氣變流化成形，一是基於認為它與《周易·象傳·乾》、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、《管子·水地》所說的「流形」，並無二致，皆與氣有關。〔7〕二是它與簡文所言及的「五氣」即「五」之為氣，關係密切。三是認為《莊子·大宗師》的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」及《莊子·天地》的「留動而生物（成玄英疏：『留，靜也。』陸德明《釋文》：『留或作流。』），物成生理謂之形」，以及《鶡冠子·泰錄》的「故流分而神生，動登而明生，明見而形成，形成而功存」這些話，皆可移作對「流形」一辭的切要演繹。四是《易緯·乾鑿度》卷上之隱言於物，有謂：「根著浮流（鄭注：『根著者，草木也。浮流者，人兼鳥獸也。』按水流雲飛，也是浮流之屬。若於《同物流形》來說，則流是氣，浮是物，而可有「五」之為氣的顯於音例如德音、律音、樂音，成為言即如與簡文有關的五方、五土、五穀、五味、五臭、五聲等等，皆帛書《要》所稱「五正之事」，亦《鶡冠子·天權》所說的「五度既正，無事不舉」。而其所統類別，就莫不是流形而同體，是如《鶡冠子·世兵》所稱的：「故神明錮結其紘，類類生成，用一不窮。」但凡此又是誰（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·五正》：「黃帝問闞冉曰：『吾欲布施五正，焉止焉始。』」）和有哪些人，使之成為公器（「孰為之公」）？是則這「浮流」之於義，又可有顯有隱，有陰有陽，有廣有狹，互為表裡相實。而狹者例如言於五的「吾」，孟子就有所謂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；廣者舉例「五行」，其箇中內涵，便有多種，序次也不一。而這兩者出入相實的關係，在《荀子·王制》就有稱聖王用道「狹而廣」），氣更相實。」

正因物是氣變流化而成形，故由同一物類，以至物類與物類之間，是都可產生出同類、異類、相類、相異、同化、異化和對立轉化等的關係與現象，所以孔子要強調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這固因「吾道」的隱義除可指「言五之道」外，當還因為數符五字 X，勿論其上下兩端各加一筆仍為表五之數，就算上、中、下各添一橫筆，也還是個吾道五，〔8〕都仍是 X 的同物 X 的流形。不過，這樣問題便來了。若然這 X 本呈不規則狀，中正不全，則它雖仍可以是一筆過直曲相連寫出，也具有「左右之情（『情』字從鄔可晶先生讀；『左右』依整理者說是指方位）」；又其與五之數相比，的確是少了一畫；但這卻不等於就是《同》文所稱的：「既成既生，奚寡而鳴（『寡』字依王連成讀。句謂如何因寡少了卻能鳴道）？」因這只是「知一而不知道，故未能裏也」（《鶡冠子·天權》），徒以一貫之，故容易失序而流於私。不比那「四成結」而呈對頂等腰三角形，亦衡亦縱的「五」，是能上下（或前後）左右，「一以貫之」地，釋出中正之道。而這道正為 X 的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，乃所謂「二端者，神之法也」（《鶡冠子·泰錄》），是「見獨」地「結於一」（按：「四成結」的「四」字由沈培先生讀出；而四與五的關係則賴曹峰先生點破，皆甚有裨益於梳理文義。我們由是得理解並進而知道何謂「奚寡而鳴」和「能寡言乎」，以及甚麼是「少徹」、「精白」或「人白」與「少成」

此段文字待論）。它既能讓「天地立終立始」，是所謂「天地名字並立，故訛其

方，不思相〔當〕(三句意謂等衡中正的X，不宜寫作十，因這便不足以生天生地。有關《大一生水》這話其上下文的義，筆者會在本文《續篇》探討)」，而又可以形成天地人「三才」，並足表徵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」，且能統一矛盾，存異求同。故孔子要強調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

由於「同物」具廣、狹兩義，廣義在天地萬物，狹義要在吾我吾人，而義又有表裏之別。故「同」之為道，在文中便成為廣狹、陰陽、顯隱三方面意義的「合會」(《說文》：「同，合會也」)，「成和」而為一於中正。故簡文最後說：「一言而年不窮，一言而有眾，一言而萬民利，一言而為天地稽。」「一言」〔9〕就是一句話。它關乎其前的所謂「察此言，起於一端」。這話是「一」的宣言，說的是行中正。此一中正之道，乃謂一能「終始如一」。而這「終始，一也」(《荀子·禮論》)的任何一端或事端，又都可相對於另一端來說。因為這個「一」，其實是多方面意義的結合，而情繫於中正。在荀子是把這「道貫」稱作「類不可兩也，故知者擇一而壹焉」(解蔽)。事實甲骨文的「同」字，也見有開口的同和覆嘴的同。〔10〕道於物的這一「微而明」(《荀子·王制》)，真可謂「神明博大以至約」矣！

所以荀子的言聖道不蔽，便有謂「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」(解蔽)而「同物」與「一言」兩者關係的密切，在收篇處更被推向高峯。作者特設最終一個「聞之曰」，是聞道於其上。「上」乃指篇內那居於前而可「察」和能「得」的「一」，以顯內聞上道即入聖之道；語境表出聖人是可內修而聞，「是所謂聞而知之，聖也。聖人知天道也」(簡帛《五行》)。這同時亦反映出君子是可經內聞以形其「玉色」與「玉音」，而「玉音，聖也」(簡帛《五行》)。這內聖乃所以臻外王之道，而有所謂「濁明外景，清明內景」(《荀子·解蔽》)。故此《鶡冠子·泰錄》說：「內聖者精神之原也，莫貴焉，故靡不仰制焉。」此「仰」，也就是《同物流形》稱「如欲察一，仰而視之」的「仰」，乃指務本於天，由自身做起也。在孔子這就是所謂「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」！

《續篇》將繼續探討「同物」之名實，兼談《同物流形》與《大一生水》中的儒道關係。

- 〔1〕 簡帛研究網 2009 年 1 月 6 日。
- 〔2〕 顧史考：《上博七 凡物流形 上半篇試探》。復旦簡帛網 2009 年 8 月 23 日。
- 〔3〕 並可參看龐朴：《一分為三》之 兩生而三視，書第 100-102 頁，深圳海天出版社，1995 年。
- 〔4〕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及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器上，已見刻有表「五」數的形符 X。(張立文《帛書周易注譯》第 3-4 頁。中州古籍出版社)
- 〔5〕 「本」字從復旦讀書會及李銳讀。復旦簡帛網，2008 年 12 月 31 日。李銳：《凡物流形》釋文新編(稿)，清華簡帛網 2008 年 12 月 31 日。又本文所引文本，除參考自上述二版本外，於〔2〕所提顧氏的文章，其

扼要的綜述，對遲遲才接觸，才開始間續研究《同》文的筆者，所給出的助力，也是很大的。

- [6] 吳國源引說謂「流為化，化即成」。《上博（七）凡物流形》零釋。清華簡帛網 2009 年 1 月 1 日。
- [7] 說見〔2〕之文。又顧文有謂：「戰國諸子之著亦多以『氣』的概念來形容萬物生命之根源，此一『流』字亦同樣顯現出宇宙氣體在形成天地萬物過程中的重要性。」
- [8] 劉釗：《甲骨文字考釋十篇》。轉引自季旭昇：《甲骨文字根研究》，書第 546 頁，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九十二年。
- [9] 廖名春謂「四“言”字皆當讀為“焉”，相當於“乃”，“就”」。說似是卻非。蓋苟如是，又何須用上「言」字，本義不就已足？
- [10] 見〔1〕所言王氏之文。